



## 难忘大垛中学

□高友好

中学时,我对历史、地理很感兴趣,转学到了文科较强的大垛中学上高三。

学校在大垛镇南,北门码头边,梓辛河西向西向东蜿蜒而过,不时传来的轮船汽笛声,悠扬而绵长。

进了北门(正门),过道两旁各有一幢二层楼房,东边教师办公室、后勤和食堂,西边高三、高二教室。楼前几排是砖瓦房教室,再向前是操场。操场可不像现在草坪塑胶的环保舒适,一起风尘飞扬,一下雨大水汪。

操场南围墙里是学生宿舍,一隔为二,尊重女生,她们住东头。女生宿舍我从没去过。男生宿舍一溜排十几间,一进拱门,粥馒头味、臭袜子味、硫磺膏药味,还有墙边阴沟的臭味。一开始觉得很难闻,过段时间,也就适应了。都是清一色的毛头小伙,讲究不来,真想讲究也困难。积重难返,学校领导很头痛。

我住校,隔几个星期跑七里地回家一趟,取交食堂的大米,父亲早就准备好一小袋焦屑,一小瓶油脂,一瓦罐蚕豆煮咸菜,饱餐一顿,再乘帮船到大垛。

一日三餐,一饭两粥,早饭加一个馒头。粥不熬饥,10点,放晚自习的铃声还没停,同学们就冲出教室,从校外茶水炉打了刚响未开的“开水”,冲泡家里带来的焦屑,洒点白糖,挑上一小勺藏着的脂

油,那个香啊至今难忘。

总巴望星期天,因为有同学回家,留校的可以多吃几份饭。有时同学们熬不住饿,晚自习偶尔也窜到街上买个油饼,乃至剁点猪头、熏烧肉,沾些荤腥。殷万存有个亲戚在中心医院做事,几次晚上他和我溜出校门,到亲戚那蹭吃,两人有回还喝了碗大麦烧,酒是用盐水瓶从家里偷了放在米袋的。

大家对穿着没多少考究,梁锦鸿与王云山打赌,一件外衣穿了整整一学期没洗没换,绿军装变成了灰土装。那时,有件军装挺稀罕的,尤其四个兜的。有时同学也臭美。我、刘兴文、刘长海从牙缝挤出“经费”,在镇西街裁缝店裁了件小喇叭裤;杨春福标配动作扬头甩发,洒脱万千;徐桂松时不时用右手抹一下前额,可能头发上了发乳;习惯了麻花辫、齐耳短发,“根号3”新烫的一头卷发,让不少男生上课走神;毕业纪念照上,大家西装革履,英俊潇洒,其实行头都是照相馆的。

学校对高三特别重视,文科班、理科班安排在西北角的二楼,闹中取静,登高望远。

天刚蒙蒙亮,操场上大喇叭就响起了张行的《迟到》,催促同学们起床锻炼早读。晚上12点了,不少同学还在教室

复习预习做试题。机房不发电了,大家用蜡烛。同学借机问个题目、传个纸条、给个眼神。课桌上的烛光亮了许多。

食堂小门出去,围墙东边是庄稼,同学们的后花园。月上柳梢,青草萋萋,时常让少男少女流连。周末,我们也去较远的地方散心,一次,我们七八个同学逛到镇西北的农科站,在唐港河西,有三层楼,应该是大垛的至高点。攀上楼顶,晚霞满天,平畴一望,真有点“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条件艰苦,学习紧张,竞争激烈,但师生、同学、班级关系融洽。垛中的老师很优秀,也很敬业,舒洪亮、孙光释、杨定生、徐桂林、裴松所、傅兆兵、杨书祥,理科的杨杰、刘华、李春荣……,有好几位老师后来到了南京中学、兴化中学任教。

但凡在庄舍上小学乃至初中的,英语和汉语拼音,一般都有些先天不足。我尤其明显,英语每次考试蒙都蒙不过20分,拖了后腿,预考没过,打道回府。那年高考,好像英语开始按100分算入总分了。

那个年代我们心理素质好,考得不好,顶多在家睡几天,然后该干啥还干啥。不行,复读。再不行,回家种田、开船、学手艺、做生意,天无绝人之路。

复读了。我抓紧时间重点攻英语,从初一课本26个字母同步练习开始,一页

一页地啃,一点一点地悟,成绩稳步提升。

临近高考,同学们更加努力。家住学校的陈主任和师娘包了不少粽子,送给我们。接过粽子,我们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激。

7月6日,我们从大垛乘轮船上县城高考,吃住在城东的供电局招待所,考点是城北中学。学校安排的住宿和伙食都不错,只是天太热,加上多少有些紧张,不少同学吃不香睡不着,包括我。考过语文,我到招待所附近的四牌楼商店买了些咖啡糖和夹心华夫,一提神、二充饥。

高考过后,我们窝在家里估分数。刚开始,信心满满,估分蛮高,随着时间的推移,分数越估越少。

听说高考成绩出来了,我约上邻庄的兴文一起去学校,七里远的大圩,从9点蹀到11点多。校长室前,舒校长拿着成绩单,一脸笑意。我们终于释怀,三步并作两步,半个钟头不到就到了家。抬头一看,天高云淡。那一年,大垛中学文理两班被各级高校录取的有50多人,其中不乏重点高校。

离校已经30多年,垛中两年学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现在仍时时想起校园走道两旁婆娑的梧桐树,想起与老师、同学相处的美好时光。



## 茶楼小聚

□周山华

一直怀念兴化的早茶,不是因为早点怎样,也不是因为茶头如何,而是为了浓浓而短暂的相聚。

在兴化喝早茶,要早几天定好位置,否则可能约不到茶馆。为了让吃早茶有个好的状态,保证大家各自睡到自然醒,通常会吧喝茶时间约得更更有弹性点。

到点前后,几个熟识多年老友三三两两地踏着轻快的步伐,经过楼下的大厅。此时络绎不绝的散客已经挤满了茶

馆,大大小小的桌上已经叽叽喳喳地炸开了锅。老友们面带喜色,逃离楼下的喧嚣,迅速上楼入座。

一会儿,人到齐了。咫尺大的包间顿时蓬荜生辉。彼此亲切地招呼一番后,开始推茶倒水、温壶洗盏,口中还不忘用熟稔的腔调拉起了家常。

泡上一壶龙井、点上各自的小茶头。热气腾腾中,大家按照自己的节奏,边喝边品,边喝边说。一杯茶后,口齿间留有

了茶的清香,脑袋顿感清亮。刚开始说话时,时不时有人喉间还混杂着晨起后的沙哑声和干咳声。几杯茶后,大家的声音也越来越清亮动听,话题也越来越热烈、多样。

不经意间,一碗大煮干丝“粉墨登场”,色、香、味俱全。奶白的干丝上,隐着火红的河虾、淡粉的火腿、嫩爽的竹笋和松软的鸡丝,碧玉般的菜心轻轻点缀其间,加之好的汤料调和,锁住了地道

的食材本味。顿时,吃相难看,在所难免,谁叫它口齿难忘。

接下来,各式点心、面条陆续登场,弄得食客们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敞开口腹,大快朵颐一番后。吃成了负担,聊天变得多余。

最后,个个大腹便便、摇摇晃晃地走出茶馆。全然忘了聊得什么?吃得什么?感觉只用一句描述:“今天好友相聚甚欢!”

下次再约!下次再约!



## 瞻仰施耐庵陵园

□苏宝大

文友邀约,去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村瞻仰施耐庵墓。

一下车,就看到广场前,一高大白色四柱三门牌坊冲天而立,显得尤为壮观。牌坊前的正中横梁上,是著名书法家沙孟海题写的“施耐庵陵园”五大字,在阳光辉映下,倒是披上了淡淡的金光。

站在陵园广场往北看,是穿堂几进一幢幢青砖黛瓦的单檐歇山顶式的仿古建筑。

跨过第一幢园门,是宽敞的四合院。院中央立一尊高高的施耐庵石雕塑像。环顾四周,皆是走廊连通走廊。每一扇紫红色木门,均为上下结构。上端是格子窗,下端是木门板,古色古香。不得不赞叹能工巧匠们那聪明睿智和高超的建筑艺术。陵园内,整体感觉:宽敞、整洁、宁静,肃穆,安宁。园内每一一畛每一空隙,均栽种了柏树、翠竹、月季、海棠、枇杷树……

从园的东侧门走出,是开阔的绿化草坪和各种花木开满的五颜六色的花,阵阵幽香,扑面而来。正东不远,高高的土丘上,有一座双宝塔亭。我们拾级而上,凭栏远眺,尤觉这边风景独好。亭子正东不远,便是一座小木桥。一闲客正依栏垂钓,那份逸致令人羡慕。

走下亭子,越过那座小木桥,踏上一

条向南的曲径通幽的石板小路,树影婆娑,鸟语花香。顷刻,就来到了施耐庵陵园前,见到的是一座极其简朴的圆形土坟墓。立马想起茨威格在《世间最美的坟墓》中的文字:“这只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堆而已,无人守护,无人管理,只有几株大树荫蔽。”也许世间最美的伟人的坟墓,都是这样朴素吧。想起一些人还活着,就将大把的时间、精力花费在设计、雕琢自己的墓碑上。试想,如果生前没有为人类作出多大贡献,死后的墓碑再宏伟壮观,恐怕也只是一块废石。

我们再来看看施耐庵墓。也只是个高约三四米,下座直径四米左右的土坟堆,底座粉刷了点水泥墙。土坟前立一块石碑,上书“大文学家施耐庵先生之墓”。坟墓的东、西和北面,齐整整栽有苍松翠柏。我们怀着对这位大文学家《水浒传》的作者怀有崇高敬仰之心,轻轻地慢慢地边走边看边想,唯恐惊扰了这位安息在此的老人家。

施耐庵曾因张士诚居功自傲,独断专行,疏远忠良,他几次谏劝,张士诚都不予采纳,于是,才愤然离开平江。后浪迹江湖到泰州,先入江阴祝塘财主徐骥家中坐馆教书,并与拜他为师的罗贯中一起研究《三国》《三遂平妖传》的创作,

边替人医病解难,边搜集整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将在水泊梁山起义的故事,为撰写《江湖豪客传》准备素材。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灭了张士诚后,到处侦查张士诚的部属。为避免麻烦,施耐庵征求兴化好友顾逊的意见,在白驹修屋隐居,专心创作《江湖豪客传》,就是后来的名著《水浒传》。我们在墓前,恭恭敬敬三鞠躬,跨出园门。

向南越过小拱桥,倒像是上了一座小绿岛。环顾左右,柳絮垂岸,河水缓缓流过。这里有一个四角方亭,亭中央立一块长方形大理石碑。碑的正面,由著名女书法家萧娴题写的“千秋才人”四个大字,苍劲有力。碑的背面,是赵朴初手写的“重修

施耐庵墓记”。

最后,我们向西,又跨上了一座青灰色大理石筑起的石拱桥。站在桥中央,依栏环顾这块“风水宝地”,不禁赞叹起张惠仁写的诗:“隔岸白驹迷晓雾,盘球狮子沐晨阳。耐庵泉下泰然卧,评说由人论短长。”是的,想起臧克家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人们永远记住他。”



秋意

卢寅 摄